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学校园里曾弥漫过一阵兴奋的阅读气氛，很多大学生在图书馆、在宿舍或在树阴下竞相传阅一本本被翻得发卷的《当代》杂志，上面刊登的正是长篇小说《夜与昼》，继而是《衰与荣》。这两部书无疑是一百科全书式描写社会生活的代表作。

衰与荣

(下卷)
(修订版)

柯云路
柯云路文集

灶房里要了一碗面，
别吗？”他愿意在裤兜里揣着一块
就好像在林彪那里愿意能当陆一样
在两个女人那里，他体会到两种方
何不同而感情。一个，温厚聪明，

I247.5/322+9

:2

2008

衰与荣

(下卷)
(修订版)

柯云路
著
柯云路文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学校园里曾弥漫过一阵兴奋的阅读气氛，很多大学生在图书馆、在宿舍或在树阴下竞相传阅一本本被翻得发卷的《当代》杂志，上面刊登的正是长篇小说《夜与昼》，继而是《衰与荣》。这两部书无疑是百科全书式描写社会生活的代表作。

第一章

雍和宫，北京城内最大的喇嘛庙。钟声，木鱼声，袅袅的青烟，金碧辉煌，笼罩着祥云万朵的佛气。二百多年前，它是雍亲王府，即清世宗胤即位前的府邸。他即王位后，将这里一半改作黄教上院，一半留作行宫。雍正三年（公元 1725 年），改名为雍和宫。雍正死后（公元 1735 年）在此停灵，遂将宫中主要殿堂的绿色琉璃瓦改为黄色，升格为与皇宫相同的等级。乾隆九年（公元 1744 年），雍和宫改为喇嘛庙。

高高的琉璃牌坊跨成三个大门洞，立在庙的最南端。往北一条被浓松郁柏环夹的宽阔甬道直通昭泰门，这一段坦荡疏朗、幽静淡远，像通往佛境的仙路。一过昭泰门往北走，便是雄奇宏丽的建筑群了。主体是与牌坊、甬道在同一南北中轴线上的五进大殿。

先是天王殿，也叫雍和门，有乾隆亲题的楹联：“法界示能仁，福资万有；净因积广慧，妙证三摩。”又：“法镜交光，六根成慧日；牟尼真净，十地起祥云。”

然后是正殿，即雍和宫。

永佑殿，又有乾隆的御笔楹联：“般若慈海，觉海原无异派水；菩提无路，德山相见别峰云。”

法轮殿规模就更雄大了。殿前后出抱厦，空中俯瞰，平面呈十字形。殿顶有五座小阁，阁上有小型喇嘛塔，紫烟环绕，霞光弥漫，一派喇嘛教的气氛。“是色是空，莲海慈航游六度；不生不灭，香台慧镜启三明。”

最后是庙内最高大的建筑：万福阁。阁有三层，东西两侧各有一座两层阁：永康阁，延绥阁，各有一座阁道与它们相通，整体规模真有天下万福皆聚于此的富贵雍容之气势。阁内一尊十八米高的

芸芸众生。楹联：“丈六显金身，非空非色；大千归宝所，即境即心。”

这里从早到晚游人香客不绝，地处安定门内闹市，被喧嚣密集尘俗社会所包围。但雍和宫立尘俗而超脱，红彤彤，金灿灿，独成世界。自有日落日出，自有仙山仙洞，自有紫芝香蕙、瑶草琪花，自有仙猿桃林、鹿立鹤鸣，肃穆静远，向凡俗之京都散溢着吉烟祥光……

李文敏、秦飞越、李向东到隔壁房间去了，这儿只有他们俩面对面了。

李向南和陈晓时在陈晓时的家里。

预先已约好，意图也已说明。他要进行自我解剖，非常想听听陈晓时的分析。“咱们今天敞开来谈谈。”他见面握手时就对陈晓时说。陈晓时笑了笑：“咱们还是尽量抓紧时间吧，一小时二十分后，我还有其他安排，你们晚来了十分钟——比约定时间。”李向南抱歉地笑笑，他并不悻恼。为了继续制造驾驭自己的情势，迫使自己“就范”，他今天怀着极大的诚意。这时他大可不必摆什么风度，也不怕失什么身份。他相信：你我都是有分量的人，我登门拜访，把灵魂交给你剖析，这种超常的信赖是能够征服对方的。陈晓时似乎没太当回事，不要紧，自己可以更诚恳些。这样一想，他便立刻流露出更多的诚恳来。尼克松一九七二年首次访华走下飞机时，倾身先向周恩来伸出手，那并不失他什么身份，他最终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。

陈晓时走到隔壁对坐等他的一群人打了招呼，又接了两个电话，在写字台旁坐下，平和地说道：“我对研究人是特别感兴趣的，我很欣赏你的勇气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敢这样做的。但是要研究，就要力求深入，要不没太大意义。”

“越深入越好。”

“怎么才能深入？首先咱们是不是该有系统论的思想，对人要做多层次的剖析？当然，‘多层次’的说法现在各学科都很时髦，但很多人是在附庸风雅。真正有价值的不是滥用‘多层次’的概念，也

不是罗列多得吓人的层次,那是再容易不过的。比如,我们今天从文化的、社会的角度剖析一个人物的心理,可能许多人都能列出他们的层次表来,但关键在于:一,全面,不遗漏应该有的层次;二,简练扼要,不烦琐冗杂,具有明确性和概括力;三,层次顺序正确,就像地表层次,如果明明是土层,岩层,煤层,你颠倒成岩层,土层,煤层,那你的层次表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”

“对。”他很注意地听着。

“根据咱们的研究目的,可以把人分成五个层次。一个层次,‘食色,性也。’人生来就有的欲望,最内的核;随之,人成长着,一两岁开始,渐渐有了社会性的欲望,或者说欲望的社会化,包在了核的外面:占有欲,支配欲,权力欲,荣誉,地位,不朽,出类拔萃,抱负作为,等等,这里就开始有文化了;再随之,人接受了社会的种种规范:是非,正义,道德,伦理,法律,等等理念,形成自我规范体系,这又是一个层次;再随之,实现自己的欲望越来越复杂,必须更周密地认识环境,掌握规律,就逐渐形成他的经验、认识层次;最后一个层次,他行动时必然讲究方法、手段,形成他的策略层次。以上五个层次形成的顺序并不是绝对的,是相互交叉渗透的,但从总体上是这样先后的。最先有的层次,成为最内的层次;最后形成的层次,包在最表面。所以,当我们按解剖的顺序来列层次——解剖总是由表入里的——就恰恰颠倒过来。第一层次,策略;第二,经验,认识;第三,规范体系;第四,社会性欲望;第五,本性。咱们就这样解剖你了?”

“好。”

“还要有点儿无情精神。”

“我保证有。”他诚恳地说。

“那不一定。说容易,做起来总是难的。这个,我自己就有体会。”陈晓时看着对方笑了笑。李向南没有否认。“没有一个外科医生给自己剖腹,解剖自己是很难的。很多外科医生不给自己的亲属做手术,说明感情因素往往影响解剖的准确——那需要冷静甚至冷酷。”他停顿了一下,“现在气氛太轻松,我要先打破它。我刚才讲

的五层次,第一,策略层次。我们观察一个人最直接遇到的是:他含着策略的言行,他言行的策略。向南,你今天为什么一定要让文敏、飞越他们陪着一起来呢?”

“他们和你更熟悉些吧。”

“不。还有,你一开始走进这屋,本该挨着我在这个最近的椅子上坐下,为什么走过去坐在对面?使他们正好分坐你左右,成个半圆面对着我?这里,你想想,都含着你自觉或不自觉的策略。你习惯被人拥簇着,你对人本能地保持距离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李向南看了看屋内的几个座位,“可能是下意识吧?……你分析得对,这种意识可能已溶在血液里了。”

陈晓时认真地看着他:“不,你当时多少是含着自觉意识的,你不应当回避这一点。”

李向南回想了一下刚才与文敏等人一起就座前的意识掠动,承认道:“是,觉得那样坐显得更自重些。”“显得更有实力一些。”

“是。”陈晓时是犀利的。“你今天来是个很诚恳的举动,你大概会以为:这该使陈晓时感动了吧?我却隐隐觉得:你是领着一个代表团来外交谈判了。”陈晓时笑了笑,“你的诚意我十分相信,但你又是经过非常周全的策略考虑的。你对于如何对待陈晓时,如何既深入交谈了又不失去什么,是有充分考虑的。对吧?”

他只能笑笑,承认是令人尴尬的。

“你为什么没勇气承认这一点呢?”陈晓时停顿住,“我这样谈话你能习惯吗?”

“能习惯。我承认,我事先有考虑。”

“从这可以看出:你不轻易露本色,言行有比通常人多得多的策略考虑。为什么这样?明显的联系,你是搞政治的。这里的含义你明白吧……如果我们更深入地研究你的策略体系,就能看到政治的、社会的、历史的东西对你的影响了。如果透过这一层次,进而分析你制定策略的依据,你对社会的了解和掌握,就能发现更深刻的真理。如果再深入到第三层次,剖析你在怎样的规范体系中思维和行动,譬如你的道德标准,道德形象,包括你的政治道德标准,

政治道德形象,我们就能有更多的结论。最后研究你的社会化欲望,就能对你的心理体系有透视了。好,引言说到这儿,咱们正式开始吧。……”

昨天在家中就开了一个小小的解剖会,也不舒服。好像摘了脑壳,把柔软的脑子端到大家面前,任他们拨弄戳打。还都是自己的弟弟、妹妹、妹夫呢。把解剖的权利交给他们,也都显出了恶。

向东头一个讲,野兽般气势汹汹地朝他吠叫。我觉得你太缺乏现代意识。你知道现代意识有什么吗?首先是忧患意识,危机意识,悲剧意识,幻灭意识,文化意识,总之,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幻灭。应该有困惑感,迷惘感,失落感,痛苦感,反叛的精神,怀疑一切的精神。然后是主体意识,自我意识,自由意识,独立意识,超越意识,这就是自我的觉醒。要骚动,躁动,冲动。再然后,自我觉醒外向客观,就是变革意识,创新意识,竞争意识,批判意识,人类意识,宇宙意识,还有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。还有崭新的时空概念。哥,你检查一下自己,这些你有多少?你现在可能刚刚开始有些痛苦和失落感吧?刚刚有些反叛情绪吧?因为你不得志了,你才对传统文化有了进一步的怀疑。你太落后了。

汪汪汪,一条黑犬吠着,冲出农村土墙的院门扑上来撕咬,自己躲闪,呵斥着……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简直像对自己有仇恨,话说得这么解气。自己显然有变革意识,似乎从无迷惘感,也并无幻灭感。对民族的危机感倒有些。这是缺乏现代意识……向东两岁时,自己似乎曾很喜欢过他,每天下学都要领着他玩一玩,经常抱起他往窗台上一放,你待在这儿,啊?哥哥要走了。他吓得伸出两手要哭了。叫哥哥,叫声哥哥就抱你下来。他便叫了。再叫声好哥哥。他又乖乖地叫了。自己便得到满足,把他抱下来,噢噢噢地举着他到处走。过一会儿,又把他放到窗台上,重演那个游戏。

陈晓时的剖析结束了。

李向南陷入沉默,听见隔壁房间向东在和谁辩论。

“对你现在的沉默，我能讲讲我的判断吗？”过了几秒钟，陈晓时说道，“它说明我的分析对了，是吧？”

“是，你分析得很深刻。”李向南拿出烟来，慢慢整理着有些松皱的香烟，摸火，“我说不出话来，并不是因为这个。”

“是因为你自己还没能作出这样的分析，对吧？”

李向南一下停住要划火柴的手，看着陈晓时：“是，我佩服你。”承认这一点是非常难受的，但他此刻特别愿意坦率谈点什么，“这是对对我的激励，我该下更大决心，写出我的《忏悔录》来。”

陈晓时看着他，他此刻对李向南感觉很亲切，“你有勇气听我讲讲对你这个打算的估价吗？……我以为，你这个目标是很难实现的。”

李向南睁大眼，看着陈晓时。

“你为什么会想这一步？你讲到昨天你在家里开的解剖会，我同意向东的结论：是因为你政治上的失败。倘若没有这失败呢？你还会信心百倍地干下去。那可能也是历史需要的，然而，你将很难有机会深刻地认识自己。这说明什么？人是被境遇逼出来的。”

“情势使然吧。”

“一个民族有了危机感，才有自我批判。人也一样。看来，你懂情势对人的逼迫作用。”

“我有个观点，要驾驭自己就要制造驾驭自己的情势。”

“这话很对。可是，你要制造驾驭自己情势的这个决心也是客观情势逼迫出来的，对不对？”

“……对。”这是更深刻的。

“现在的问题是：你现在所处的客观情势能否使你保持这个决心呢？……我的感觉，你的决心已到了头，心理上的反作用力已经和它相抗衡了。”

“有你的剖析，我可以有更大的决心。”

“那不一定。人并不能完全掌握自己。就是懂得制造驾驭自己的情势也不行。你现在的全部客观处境，我以为，并没有再造就一个卢梭的力量。你政治失意，就想把自己变成炸弹，但你行动起来

后,又看到一个新的功利,又有了当英雄的希望。结果你的悲愤过去了,你反而失去了当卢梭的决心。一个圆形的轨迹,你有这心理变化吧?”

他不能不承认。要真正写出有震撼力的书,就要把自己灵魂中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抖出来。可是,这么多天来,他一夜夜伏案下不了笔。一个想在思想领域作为的人做不到毫无顾忌。“我要迫使自己下决心做下去。我找你也是为了逼迫自己。”

“但是,我讲过了,你现在的处境,使你的决心,包括你制造驾驭自己情势的决心都到此为止了。你很难进一步对自己下手。对于这一点,你现在可以凭经验去想象,也可以去实践中再体验。”

李向南不言语了。他已有过体验,也能够想象。

“还有,你自我估价过高,以为转到思想领域就能成为批判传统文化的旗手。但实际上,”陈晓时顿了一下,“你在这方面,无论是广博性,还是深刻性,都是有欠缺的。作为一个政治家,你有足够的思想敏锐,但如果专门搞学问,进行文化批判,你便丧失了优势。你对许多学科还比较陌生,这也将破坏你的决心。”

“这是主观方面因素……”

“学识和才能是主观的,但对于你要行动的决心来讲,它同时又是客观情势的一部分,因为你的学识又意味着你在整个社会的知识中占有的等级、地位。”

“我可以学习,弥补我的不足。”

“然而,你是想做一件超越一般水平的事情,对吧?当你发现自己在这方面远不够领先,而别人走得更快时,你又怎样呢?”

李向南沉默了,海的浪涌重重地压下来。

“你还有一种情绪,也许你不愿意承认,觉得自己分量很重,你被政治上搞垮了,是时代的损失,许多人都会为你悲愤。其实你垮了,对于社会并无什么大影响。可能有些人暂时为你惋惜不平,那也极有限。就说你们县里的老百姓,过几年他们生活好过了,也便把你忘得一干二净。又比如向东、文敏是你的弟弟妹妹,可我看,就连他们对你的命运也并不看得太重。明天批准文敏出国留学,她明

天就走了,并不会为你而留下不走,生活就是这样。

“你搞自我解剖,我支持。社会上的人都搞才好呢。然而,人的反省、忏悔都是很有限的。失败的民族自省,失败的人自省。失败一过去,自省也就基本消亡,都是为现实活着。你看看,世界上有哪个民族在战败成为历史后还真正忏悔的?忏悔,好像是忏悔过去,是过去时,其实那恰恰是现在时,是因为现在的处境而忏悔过去。现在的处境变了,也便毫无忏悔了。”

“那你对我的估计呢?”

“除非还有一个有力得多的情势加在你身上,你才可能成为卢梭第二。如果没有,你这么悲愤一下,慷慨一下,想这么干,那么出路,然后呢,你会正正常常地生活下去了。也许没有你最初想得那么好,但也不像你悲观时想得那么坏。”陈晓时看了一下桌上的手表,打算结束谈话:“向南,最终会证明,你目前写不出卢梭那样的《忏悔录》来。退一步说,假设你写出来了,又有多大影响?因为你本身没有成为重要的历史人物,谁会对你的自传感兴趣呢?曹雪芹没有自传,但有一部《红楼梦》,人们拼命研究他;倘若他没有《红楼梦》,只有一本自传,谁去理他?”

“如果我放弃写这本书的计划,去研究传统文化呢?”

“那我欢迎。但你要正视一点:那将更没有优势了,许多人比你先行。你是否能甘心在这支学术队伍中做普通的、而不是领先的一员呢?”

秦飞越是妹夫,关系比向东远些,说话也就客气些。他刚才一直闲散地转来转去,现在,放下二郎腿随随便便地讲了话。他对李向南的自我解剖不感兴趣。人为什么要这样紧张力巴地活着,不会舒服点?李向东如此雷劈电闪也让他感到生硬。想起在工厂劳动时机器咔嚓咔嚓地切断钢筋了。人就该云一样“信天游”。像自己,坐着藤椅,偶尔抽根烟,目光淡淡地东溜溜西溜溜;穿的是花绸褂肥裤子,趿拉着拖鞋,大脚趾和二脚趾搓来搓去。怎么自在怎么来,全不管旁人什么看法。浑身上下没有一条肌肉、一个关节是绷紧的。

一辈子也轮不上他得心脏病、血压高。瞅李向南、李向东兄弟俩，真是一父之子，黑瘦干硬，从身体到心理都是紧绷绷的，真让人替他们难受。要说话还不容易，顺口就有了。我是山野村夫，生性疏懒，随便说上几句。你要解剖自己，目的是解剖中国的历史文化，对吧？天下万事都要重点突破。我看，你的重点在政治文化。你是吃政治饭的，作这个解剖最有典型意义。我最近又随便翻了一些史书，本人的观点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要表现是这样十三点：一，大一统思想；二，一元化思想；三，贤君良臣思想；四，清官思想；五，正统愚忠；六，宗法思想；七，官本位和政府本位；八，伯乐思想；九，草民思想；十，不患贫、患不均的小农平均主义；十一，中庸之道；十二，无为而治；十三，重权柄，尚阴谋，远交近攻。这些传统思想，我看，向南，你身上多多少少都有。中国的干部哪个人头脑中不是这一套？好好解剖吧。

传统政治文化？自己身上都有？一个好题目？一连串的浮想。秦始皇，长城，汉高祖，汉武帝，苏武牧羊，诸葛亮，丞相祠堂，唐太宗，朱熹，一支正在书写的大毛笔，包拯，衙门前的惊堂鼓，孔子，“四书”“五经”，李自成，洪秀全，烈火熊熊中奔驰而过的农民起义军……张良青衣长袖仗剑而来，要和自己握手……八岁时，父亲去南方度暑假，县里的干部对父亲夹道欢迎。一次次照相留念，一排排或站或坐，父亲总被尊敬地拥在第一排中间，他自然站在父亲身前，也享受着中心的地位。人们都看着他们，冲他们鼓掌。照相机也对着他们，咔嚓，咔嚓。他情不自禁说了一句：嗨，我爸爸成主角了。爸爸嗔责地瞪他一眼，胡说什么？会议厅内转圈坐满了人，父亲坐在前面，长桌上铺着红毛毯，放着麦克风。父亲谈笑风生，又威严又风趣，话讲得真棒。人们一次又一次热烈鼓掌，自己也跟着用力拍手。他为父亲感到骄傲，脸上放光。吃饭了，一桌桌人向父亲敬酒，还俯身敬他：向南，来，叔叔和你碰一杯。来，向南，叔叔也敬你一杯。他兴奋得小脸发烫，小手举起酒杯，晃着去碰……李文敏又说什么？哥，你太重仕途。这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。学而优则仕。中国的文人历来把做官当第一志愿。……还有，生活方面，爱情婚姻，你也是太考虑仕途

功利。政治上当革新家,其他方面向现实适当妥协,减少阻力,这有道理。可要过了分也就没意义了,你过于古板了。……

他想了想,抬起眼看着陈晓时:“假如我现在作人生咨询,你对我有什么建议呢?”

“我今天讲的话可能对你有点震动,但我估计,你的性格必然使你反对它。你还会咬着牙去剖析自己,去写书,要推翻陈晓时的断言。那么,你再试一试,在这过程中你会再一次发现:人遮掩自己的保守性是很强大的,你没有力量完全破除它。但你可以一定程度上打破它。你会加深对自己的认识,虽然不能写出卢梭式的《忏悔录》来,对你仍是极有益的。我希望你达观地生活,至于具体做什么,你会比我更清楚。生活还会给你提供机会的。”

陈晓时讲得很诚恳,李向南感到了,他甚至有些感动——他很少被男人感动过。一瞬间,他陷入恍惚。

童年的自己在绿色的田野中奔跑,因为刚穿上妈妈织的一件红色新毛衣而高兴。他喊,他叫,他眼睛盯着一对对在阳光中翩翩飞舞的蝴蝶,停落在黄黄的油菜花上。他小心翼翼走过去,一次又一次要捕捉它们,都落空了。走来了一个大人,瘦瘦的,虾一样弯下腰,大人的头发刺楞着,眼睛快活地眨着。他的牙很白,脸上有个疤,手很黑,手指很长,他比划着说:“我帮你逮蝴蝶吧?”自己当然很高兴。“把你的毛衣脱下来,我去帮你抓。”毛衣脱下来了,那个大人挥着毛衣向蝴蝶扑去,蝴蝶扑棱棱飞着,他挥舞着毛衣喊着,跑着,拐过一片小树林,不见了。不知等了多久,那个男人再也没回来。他在田边直等到身上发冷,嘴唇发紫,他回家了。妈妈说:他把你的毛衣骗走了。

他梦见自己是个小婴儿,躺在摇篮中,摇篮在河水中,水波绿绿的,妈妈坐在浅浅的水中,轻轻摇着摇篮,还哼着歌。他躺在摇篮中,身体很不舒服,很冷。妈妈的手抚摸着,抚摸到哪儿,哪儿就舒服了,暖了,他睡着了……

“你在想什么?”陈晓时在问。

“噢，”他从恍惚中醒悟，“走神了，想起童年的一件事，还想到一个梦。”

“能讲给我听吗？”

“没太大意思。”他讲了。

“这很有意思。”陈晓时听完，看着他说，“你很小时，母亲就去世了，是吗？”

“是，我常常梦到她。”

“向南，”陈晓时关切地问道，“你现在……是不是有一种很大的渴望，愿和人坦率谈点什么？”

李向南迎视着他，半晌答道：“我非常想这样。”

沉默了很长时间，陈晓时走到李向南跟前真挚地伸出手：“向南，欢迎你以后经常来……另外我还有个小小建议，你现在能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要放过任何可能的机会。我为了发现更多的机会，每天上班都要求自己尽量不走同一条路线，生活的偶然性是很丰富的……”

他在雍和宫内孤独地走着。

几天过去了，一切如陈晓时所言。

这一次自己是真的崩溃了？

一抬头，顾小莉挽着个年轻人出现在面前，小伙子挺拔英俊。

“这是李向南。这是楚新星，小说家。”小莉脸略一红作了介绍，楚新星合时宜地走远了几步，背对着他们仰头观看着殿堂。

小莉走近李向南：“我最近想去大连参加一个文学笔会。我……还想把一些事情，包括咱们的，重新考虑一下。”

第二章

金象胡同一号。

大四合院内一切照旧。东院十户，西院十户，夹院四户，小北院四户，一共二十八户，一百七十九口人，每天照常起床，做饭，外出，劳作，吵闹，哭喊，有电视的看电视，没电视的喝茶抽烟聊大天，当老师的判作业，当学生的做作业，地儿宽的，大人孩子各有各的桌儿，地方窄的，趴凳子趴床，关灯了，再干黑了灯的事儿。单老头还是每天早晚开关大门，看电话，收奶费，收报纸邮件；东方飙还是天一亮就精神抖擞去公园教练太极拳；屠泰还是挂牌门诊；谭秀妮还是吱吱嘎嘎推上小车去卖冰棍；庄韬还是在中学当校长，到处作报告；桂大婶还是每日的说说道道；窦大妈还是一有空就蹲在水龙头旁洗东西；水龙头旁从早到晚还是难得断人。单小兰死了，议论了一阵便不议论了。谭秀妮原准备和在监狱的丈夫打离婚，经过众多的说服工作，又把上诉撤了回来，人们也便不当回事儿。旧的事儿过去了，新的事儿也还有发生。

东院十号住着惠奶奶一家。三间朝西的东房，三代七口人，隔院和谭秀妮家打对面。她家是东院三号，所以惠奶奶少不了安慰秀妮，照顾她半瘫的大姑和两岁的儿子。南边侧对着单老头家，所以少不了和单家老两口拉拉呱儿。东院的号是这样排的：南房最靠东，是一号，单老头家，然后顺时针转，南西北东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到惠奶奶，东房最靠南的家儿，和单老头家首尾相邻，中间隔着大院门。

那边西院的号也是这样排的。夹院只有一排朝东的西房，由南向北，一二三四。小北院只有一排北房，由西向东一二三四。理论上都合乎顺时针次序。

惠奶奶今年七十多了，三间房，中间是厅；右边一间，她带着一

个五岁的孙子(三儿子的)、一个六岁的外孙女(三女儿的)住;左边一间,是她的四儿子住:小两口,两个孩子。惠奶奶解放前生了四儿三女,丈夫是国民党,一九四九年带着大儿子跑到台湾去了,再无音讯,剩下的三儿三女都在国内,最小的四儿子现在也三十三了。她一个人拖儿带女怎么过?改嫁了一回,是延安来的干部,日子好过了,又生一女。偏偏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斗死了。她老了,儿女又大了,也便寡居了。让她难过的是儿女们都嫌弃她,除了把孩子寄托在她这儿的(孩子的生活费是另外的),每人每月只给她五元钱。他们说:我们一人五块,七五三十五,够花了。住在一块儿的四儿子也是单另过。她知道儿女们现在家境都不错,有彩电,有冰箱,有的还有地毯,自己这儿只有床,破桌子,旧式座钟,可她还想得开,人老了,要那些干啥?儿女们偶尔来了,她还要掏出积蓄买菜买酒,招待他们吃喝,心甘情愿。

这两天惠奶奶这儿一下热闹开了,大儿子有音讯了,在美国,要回来探亲。人还未到,钱先寄来了,一万美元。国内的七个儿女都从四面八方——北京的,沈阳的,青岛的——围了上来。有的搬来了自家的彩电:妈,您看吧。有的送来了洗衣机:妈,您用吧。有的送来了沙发:妈,您坐吧。糕点,糖果,蜂王精,人参,花花绿绿地都堆上了,她高兴得合不拢嘴。这我都不用,能见着你们就高兴了。孙子,孙女,外孙子,外孙女,几年没见面的都团簇在膝前,花儿朵朵,满园芬芳,蜂儿蝶儿乱飞,阳光一片灿烂。你们要什么,奶奶给你们买。你们想吃什么,姥姥给你们买。要自行车?要电子琴?卡西欧的?要小录音机,别在裤带上的?要什么都行。你们呢?她看着儿女们。他们倒都忸怩了。妈,我们什么都不要,就是来看看您老人家。不知是哪个媳妇说道。对,我们就是来看看您。满屋人都这样说。我要那些美元干啥?你们谁要就张嘴吧,我给你们。他们相互看看,都想说又都不好说。妈,一个儿媳说话了,要说困难,我们都不算太困难,要说不困难,又都有些困难。您一定要帮助我们,兄弟姐妹七个,您一人给上一千美元,剩下三千美元您存上,利息也够您花了。大哥来了,说不定还要给您钱。妈,二儿子,一个体体面面的工程师稳稳

重重说了话，钱呢，妈，您愿意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，您首先要把自己生活安排好，当然，大家也会照顾您，我们都是有文化的人，不会争这些（是，妈，我们不会像有些人家，兄弟姐妹们争老人的钱。人们纷纷附和着）。这次大哥来，我很高兴。分别几十年了，好好叙叙吧。要说有什么事，我是搞建筑的，一直想到美国进修几年，看大哥能不能帮帮忙？另外，小欣（他抚摸了一下坐在身旁的女儿的头发）明年就大学毕业了，想去美国留学，也托大哥想想办法。惠奶奶笑了：你们见老大说就对了。二儿子说：是，到时候妈也帮着说两句。满屋的儿女都说开了，都知道老大是来看妈的，求老大的事先求做妈的。好不热闹。

大院的邻居们也都纷纷道贺。惠奶奶，您可真有福啊，养了这么个出息儿子，孝顺儿子。惠奶奶乐得脸绽开花：谢大伙儿了，真谢谢大伙儿了。她弯下腰左一把右一把，糕点糖果往大人身边的孩子怀里塞着。惠奶奶，您啥时候搬走，预先告我一声，这房子让我了。对方声儿小了。老太太没想到：我能搬哪儿去？哟，您的儿子从美国来看您，这多大国际影响，上级部门还不给您换个宽敞的好房子住？老太太懵懵懂懂觉着是这样：那这房子也得交房管局呀。对方凑上来说话了：那您就别管了，您要走，我预先就把我的柜子箱子搬进来，占上再说，房管局那儿我有办法。惠奶奶不答应也算答应了。可接着又有第二家来说，一个话儿。她为难了：我这是让谁啊？惠奶奶，您当然让我了。您看我一家五口住一间房，不让我让谁？又有第三家、第四家来说这悄悄话，倒让她没了辙啦。又有第五家来了，绰号尤老鼠，刚张嘴，她就说了：我搬不搬八字还没一撇呢。搬，这房子让谁，我也作不了主，好几家都说要了。尤老鼠话早接上了：惠奶奶，我不是要您的房子，我是要您的那。惠奶奶顺他手一看，是门口那间自盖的烂油毡顶的小厨房。您住高楼大厦，这破砖烂木头总不要了吧？到时候我把它拆了，盖盖我的厨房。您门外靠的几块破木板没用了吧？我先抱上去了。

庄韬一踏进金象胡同一号就感到憋闷。太拥挤，太肮脏。这他

还能忍受，他什么环境都待过，但这里的人太没道德情操，太需要净化灵魂，思想工作委实在全社会都头等重要。

他是从中学校长办公室回来的，从教育局的会议上回来的，从一个又一个大礼堂的主席台上回来的。台下上千名国家干部在听他讲话，热烈而有序地鼓掌；穿军装的在听他讲话，一片绿色；大学生在台下热烈而欢快的掌声；中学生一片密麻麻、闪闪亮的眼睛；小学生上千条红领巾，满礼堂红色。少先队员跑上来了，天真可爱，把红领巾系在他脖子上，向他敬礼。他两颊映着红光，和台下孩子们一起鼓掌。

首长们，同志们，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们，八十年代的中学生们，红领巾们，我要讲的第一句话就是，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有崇高的理想。人有理想才不同于动物，不同于猪马牛羊。让你当没有理想的人，愿意吗？可能有的年轻人玩世不恭，会说：那有什么不好？这时，我就会又问他一句：让你当猪马牛羊你愿意吗？他说了：我当然不愿意。（台下一片笑声。他感到自己讲话的风趣的力量。）一个人没有理想，和猪马牛羊有什么差别呢？人的理想，第一，要和历史必由之路结合在一起，这样你的理想就有了科学性；第二，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，为劳苦大众服务，这样你才是崇高的人，有道德的人。

我从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，到一九七九年平反改正，二十二年中我被批判过几百次，“文革”中被揪斗游街无数次，又被劳改十五年，戴过三十斤的高帽子，吊过五十斤的铁牌子，打断过肩胛骨，打坏过左肾，打掉过四颗牙，几天几夜饿肚子，关在死牢里没人管，我喝过自己的尿，吃过自己棉袄里的棉絮，右腿在劳改时被翻倒的马车砸断过。一九五九年在农村劳动时，和一个农村姑娘结了婚，一九六七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，判无期徒刑，妻子又被迫离了婚，真所谓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。可今天，经过这样的二十二年，我五十多岁了，还要做个有理想的人。

月光下，两个中学生在黑影憧憧的阳台上说话，一个男一个女。这是西院的北房，大院内唯一的一幢二层楼。楼下住一家，西院